



作为世界上唯一仍在使用的表意文字，汉字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存在。汉字的书写更是东亚独有的一种艺术形式，它集中体现了中华文明各个时期的美学。

无论是最早的甲骨文，还是随后的隶楷行草，在书写时无不讲究线条、结构、轮廓之美。书写者总是能通过笔势的组合、结构的变化、位置的安排，为汉字创造出独具一格的美感。

王羲之《兰亭集序》行书笔势的婉媚飘逸，正是魏晋士人的风流；颜真卿《多宝塔碑》楷书笔势的丰满沉稳，正是忠义之臣的刚直……一笔一画的汉字里蕴涵了书写者的精气神。

但即便是同一个人，环境和情绪变了，笔下汉字的气韵也会随之有所不同。王羲之《积雪凝寒帖》的笔势就变得棱角分明，那是寒冬之日对故友思念的沉郁；颜真卿《祭侄文稿》的不计工拙，那是兵乱之际对侄儿的哀悼。

如果说书法家们对于汉字形体之美的追求永无止境，那么对于汉字声韵之美和表意之美的探索，则让诗词文人乐此不疲。

自远古以来，中国就是一个诗词的国度。

相传，大禹外出治水，妻子在家苦等不至，于是作歌，歌曰：“候人兮猗！”——短短四字，成了中国有史可查的第一首抒情诗。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哪怕饥肠辘辘，忧心忡忡，《诗经》里那个急盼归家的战士，在抱怨时也是那般的诗意盎然。

“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这句被推许为“千古情语之冠”的楚辞，更是彰显了古人的感性情怀。

及至唐宋，诗歌蔚为大观。从“大小李杜”到“苏辛柳李”，名家灿若星河。律诗乐府绝句诗，花间婉约豪放词，文学流派百花齐放。从“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的盛唐气象，到“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宋末感怀，唐诗和宋词，无疑是中华诗歌宝库里的双璧。

诗词，凝结了太多我们祖先对内在的领悟，对外物的体察，对宇宙和生命的诗意想象。《词韵》选取了55首宋词，以供临摹。在练出一手好字的同时，练字者还可礼遇两宋风雅，品味词韵之美。

本书所选皆是广为传诵的名篇。风格偏重清新、唯美、明丽、温婉乃至凄美，希望读者在练字时，能有一个温和、恬静的阅读心境。所以，“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式的血性之作，“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式的沉痛之作，都没在我们的择取范围之内。

就“翻译”而言，笔者努力遵循清末翻译家严复提出的“信”“达”“雅”的翻译准则。

首先，以直译为主，在不破坏字顺顺序和意义的前提下，尽可能翻译出整个句子乃至整首词的确切意思。其次，有意识地、适当地补全词韵，对于词句内因格律所限，略掉的主语、宾语、状语、补语等，均会以补上，保证译文流畅。最后，精心挑选译文的字词，尽可能地让译文保持原作的语言风格和诗歌意境。

至于所选“掌故”，几乎全部直接译自宋史的词人本传以及宋代文人笔记的相关史料，对于部分不太常见或可信度不高的掌故，则特意标明了出处。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从远古以来就一脉相承。愿这部小小的字帖，能让您一窥汉字之美、宋词之美、传统文化之美。

《诗意 手写最美古诗词》

作者：谢婷婷、石澳京  
出版社：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钱钟书先生早期有一篇论文叫《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他把这一特点概括为“文章通叠的人化或生命化”，或者说“我们把文章看成我们自己同类的活人”。在传统文论里，如风骨、形神、肌理、血脉、骨骼、格调、性灵、韵味、精神之类，几成文评的习语。实际上，文评如斯植根于诗文如斯。细检历代诗文、诗经、楚辞、唐诗宋词，都可寻出端倪。如果集中读一读宋代杨万里的诗章，更会明白这个道理。我想，这和中国古代哲学摒弃二元对立，而强调道法自然，天人合一大有关系。

近读蜀中人邓太忠的新著《穿过内心的出口来等你》，也于此深有会焉。可以说邓太忠的诗作承续了这一传统而含弘张光。他的诗歌就是一个人化的世界，自然、人文、历史、人生，都成为他审美创造的对象。无论是状写乡愁，还是行游唱吟，均一以贯之。兹聊举数例，以概其余：

午夜的萤火虫/读懂森林宽厚的胸襟/以细微的光点/给山月亮起前行的路灯

——《山乡夏夜》

聆听大海/龙头深垂着永远的虔诚/肢体以浪涛的方式/三五岳同延仲

——《山海关》

我的根系满村庄烟雨的光影/路过的虫子也叫得出我的乳名

——《我的村庄》

青藤攀上老屋/想唤醒檐后那条小溪/与灵动的白云/陈述你的前世今生

——《乡下老屋》

读这些诗情浓郁的文字，你会感觉到万物有灵，山川大地都赋予了人的品格，人和自然如此亲近，大大地拉近了读者的阅读距离。也许有人会说，这无非是一种拟人化的表述，何足道哉。这种理解还止乎表面。拟人化只是一种修辞格，一种技巧而已。人化的诗歌是美学的追求和美学的境界。在这里，自然万物已不是和人隔离或对立的异类，而是具有人性的鲜活存在。人和自然的对话，转化为人和人的对话。这是笔补造化，这是实践美学家人化自然的精神性表述。所谓诗歌世界，就其本质而言，就是诗人创造的具有审美性的人化世界。它表达的是人和自然灵犀相通，表达的是艺术创造者对自然的尊重和热爱。以写乡愁而论，我所多见的是诗人分行似的对乡愁的诠释，或矫揉造作的铺排，而邓太忠却另辟蹊径，营造了自己的乡愁世界。“我的根系满村庄烟雨的光影/路过的虫子也叫得出我的乳名”，真是发唱惊挺，那个可爱的“虫子”因诗而生，成了父老乡亲的共名，而生于斯长于斯的乡愁情愫于此淋漓尽致。这还不是妙手偶得，你读一读他的《山乡夏夜》《乡下老屋》《乡民》《我的村庄》等诸篇什，莫不如斯，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何以说诗人能把乡愁表现得如此气韵生动，盖其诗歌底色是人化的世界也。

邓太忠注重诗歌的人化，也注重诗歌的艺术传达，讲求诗美；诗歌的精致化是他的一贯追求。以下，我谈三点，以见一斑。

善于用喻。诗是形象思维，用喻是其基本功。古人云：不学博依，不得安诗。意思是说你不能广泛地使用比喻，就写不好诗。亚里士多德也称：“善于使用隐喻表示有天才”。中外一揆，是为通识。邓太忠的诗歌用喻富于特色，他一般不用简单的明喻和暗喻，而尽量混用本体和喻体的界限，多以借喻和曲喻出之，尤其是后者已超越了修辞，成为谋篇布局的骨架。所谓曲喻者，是指以喻体的一端再作延伸，产生新的审美效应。这在古典诗词中，所见多多。钱钟书称曲喻诗美为“著墨无多，神韵特远”。邓太忠于此深有会心，他在现代诗歌里刻意放大了这一效应，令人耳目一新。试举一例以明之。“方块字长出帝王的颜色/应该是隶书/经历又一次活字印刷”；“玉米的心思生于出版/挂满老屋的檐角/公开发行”（《玉米》）。把玉米粒比作方块字，再通过联想，由“方块字”这一喻体延伸到“帝王的颜色”“隶书”“活字印刷”“出版”“公开发行”，前后衔接，环环相扣，扬其波，畅其流，如影视画面的有机切换，真是别开生面了。古典诗词的曲喻，一般作一次延伸，邓太忠则是踔厉昂扬，发挥到极致。再来看看他的《稻》《龙龙头》《色达》《乡下老屋》《寒山寺》《沙湖》等，曲喻都得到了娴熟的表现，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矣。

通感的泛化。通感是审美心理学的范畴。指的是审美中诸如视觉、听觉、触觉、嗅觉、味觉等感官的沟通，造成表达上的生动感和新奇性。这在邓太忠的诗歌里，也是经见不鲜。“牵着涪江、渠江的嘉陵江/悄悄很甜/龙门阵很酸”（《行走的江》）；“我用阳光洗一次手，就能从/思想的深渊/领略一丝单纯的温柔”（《思想者》）“高原的阳光/最爱你/一点一滴的慰藉，流淌/诗意的芬芳”（《雪莲花》）“从此，疼痛也很美丽/不需要回首/渴望是唯一的行囊/日夜兼程，原来/都走在来世的路”（《分手》）。诗人异于常人，正是感知的敏锐、敏感和复杂，并能得心应手的传达。以上诗行中，人的感觉完全打通，得到了充分的释放；即便是思想者的抽象，也转换为感性的具象。如果略作辨析，我们还可以发现邓太忠的通感可分为两类：一种较为单纯，一种则是在众多的意象叠加上感觉的挪移。前者如《行走的江》，后者如《思想者》《分手》等，都颇耐人寻味，情思悠悠，逸兴随飞。还须一说的，是邓太忠的通感，重视语汇的整合，他往往能把一些互不相干、相去甚远的词语组合在一起，从而形成巨大的艺术张力。

执着于诗歌的音乐性。在当代诗歌中，这一点受到漠视和稀释。散文的分行排列，缺乏韵律感，成为不少诗人的通病。邓太忠则反之，从他进入诗坛始，就非常重视这一问题。邓太忠名昭大号的“诗歌永远不能脱离诗歌的母体”，而且在他的创作中认真践行之。实际上，在白话诗歌中有无音乐感，单是看是不行的，也必须吟诵，方能领略其妙。试读邓太忠的《遂宁读莲》：烟雨磨利了光阴/多浅，多深/你一头躲进水里/半睡半醒/轻风弹奏叶背的弦音/起舞的红蜻蜓/没有点水/却起了花心/读不懂莲/根穿透一汪梦境/一丝粉红的轻盈/数子临门/诗歌轻灵，营造了一个美丽而含蓄的意境，很像宋词中的一首小令。吟诵中，你会感觉到一个自然的节奏和轻音乐的旋律，押韵合辙。而且，这种音乐感不是外在于诗歌的存在，而是诗歌的有机构成，成为有意味的形式。

大喊大叫并不是诗歌，因为它容易把诗美杀掉。钱钟书先生谈诗时也多谈说，“要远冷静之思，写热烈之情”，所以，重视诗的审美特征，使之精致化，应该成为诗人的自觉。就此，邓太忠诗歌创作，值得借鉴。

邓太忠正值盛年，正是诗歌“井喷”的时候，希望他在诗歌的人化和传达的精致上更上层楼，有更多更好的作品问世！

《穿过内心的出口来等你》

作者：邓太忠  
出版社：宁夏人民出版社



2016年8月，作为《王城如海》最初的读者，我曾就这部新作访谈过徐则臣。徐则臣透露在创作《王城如海》时也想写一个关于大运河的长篇；1901年的时候，意大利人小波罗来找弟弟。他弟弟马福德是1900年参加八国联军打到北京来，没有撤回，跑到民间躲起来了。然后小波罗来找弟弟，沿着运河从南往北走。

2018年10月，《十月·长篇小说》首发了徐则臣的这部长篇小说新作，是曰《北上》。通过历史的北上和现实的南行，古今中西多轨并行，徐则臣以扎实的积累、纯熟的技法建构个人信仰、家族精神与层累的历史之关联，同时以宽广、驳杂、深邃的命运主体将自我引渡深入于后现代语境和全球化背景下的精神回归——徐则臣的观照视野更加开阔。《北上》以超乎寻常的完成度和完整性提示出诸多当下长篇小说创作的新的可能。

文体范式：引游记入小说

《北上》以题词和“考古报告”起笔，其后分为三部。第一部与第二部围绕小波罗沿运河寻找弟弟马福德展开，且建构有谢家、邵家、孙家、周家乃至马家的世代故事，这些生命长河的延续、家族命运的起伏，与当时的国家、社会、政治、文明等历史背景密不可分，急骤若戊戌变法、八国联军侵华、义和团运动，徐缓如漕运衰败、河道变迁、医疗船运技术日显老旧、个人的判断臆想和认知矛盾，复杂背景之合力若以单一形态作用于微小个体，也无一不成为改变命运、决定生死的重要原因。

正如小说频频涉马可·波罗的《游记》是如何激活了西方文明对古老中国的好奇心和探索精神——诱发了造成深远历史后果的地理大发现——《北上》的重要精神相便也借由游记视角呈现。“游”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及其精神的一个重要部分，概念宽泛，无论是庄子的精神之游，还是徐霞客的地理之游，只要存在某种移动，都属于“游”的范畴。《北上》引游记入小说，在1840年以后的中国，此时的行旅体验伴随中国时局的变幻，不再着重于山水的游览和思乡怀人的传统情感表达，而是突出地传递出最直接的现代性感受。

徐则臣将游记作为长篇小说的基本结构形式，一个丰富的游记文本形成于另一种完整的情节叙述，并经由人物作统一联结，情节复杂变化，时空关系规模宏阔，报国无门的知识分子、但求安稳的劳苦百姓、亦正亦邪的其他者，对祖辈不全然认同的后辈等等，小说里或悲或喜的生命个体因游记的性质获得平等的话语权，陌生化体验不断生发，并深入文化哲学层面，被引入的游记因文本的另一重属性凝结为小说的精神和隐喻——丰富的文体功能无疑是《北上》于当下长篇小说创作的重要意义，而我们对小说文体研究的执着，如同《北上》所及，最终会切入到某种历史存在和社会文化中去。

历史学体式：叙事装置

《北上》的主要行程有二，一是叙和运动期间意大利人小波罗沿运河北上寻找弟弟马福德，兼叙马福德从八国联军队伍中逃离的故事；二是当下与运河相关的一群人，出于直接或间接的需要，聚集于大运河，关于这部分内容，徐则臣设置的讲述者以家族史的角度进行叙述，文本的精神张力得以拓展。

河的主题与生俱来便有历史性和源头性的意义。《北上》也不例外，小说故事关联历史事件和战乱，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八国联军侵华、义和团运动，作为具体的情节和宏大背景，人物命运既无力抗争也无法回避。

《北上》伴随行程而来的资料性叙述，成为小说历史学体式的重要表征。这些资料性叙述，除去繁盛录式的风物描写所提供的想象性意味，在博物学意义上实际成为一种被记载的真实，而信件、照相机、罗盘、笔记本等物象则于一场虚构的考古事件中建构起历史的非虚构性。

《北上》中，历史事件、河道漕运、衙门、县治、风物和相关路线及其地理学描写大致都具备文献依据，小说的这种历史性质具有相当程度的非虚构性。而从根本上，《北上》还是小说，在历史事件的叙述方式、历史人物的形象塑造和历史文献的主观选择等重要维度，仍然是虚构的——徐则臣写夜深人静时小波罗在船舱、床畔的蹙蹙蹙蹙，写他对日记笔记的坚持和慎重，写他的乐观与沉重心事……

这种穿梭于历史和现实的确立方法，是徐则臣长篇小说创作的典型叙事形式与风格。互文、隐喻或者其他，徐则臣运用意象符号反复解构着集体的记忆与想象，因此在故事场景中设置起多个具有“装置”意味的布景和道具，故事人物和叙述者的主观情感、所指的虚妄与荒诞、意义空间的寓言张力，以这些“装置”自身所具有的强包容力建构起多种解释的可能性。

带有重复意味的阅读

当读者在家族史的思维惯性下去推测徐则臣的故事走向，以为“起起落落，随风流转，因势赋形”，一部分总归是另一部分的补缺完善，且看作者如何自圆其说，一切阅读便成为了带有重复意味的阅读，强行赋予文本某种意义和连接。

我要把所有人的故事都串起来。纪实的是这条大河，虚构的也是这条大河……强动的虚构可以催生出生实……虚构往往是进入历史最有有效的路径；既然我们的历史通常源于虚构，那么只有虚构本身才能解开虚构的密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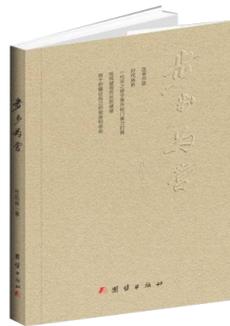
小说中“我”的此番自白，无疑也是徐则臣就《北上》发表的创作谈。一方面，读者不再对那个“我”的身份产生疑问，鲜明的主体性和浓郁的抒情性以“我”的真实可感而确立；另一方面，徐则臣以“我”的章节性插入给叙述者在叙述时间上的转换提供更大的方便，“我”因讲述者的身份摆脱了规定的知域和视域限制，出入不同人物内心和穿越时空等叙述手段的自由调度，使《北上》无论在结构上还是叙事上均能自由开合。

在抒情自由、结构自由和叙事自由的基本框架下，邵家的水上风俗、谢家的运河纪录片、孙家的绘画摄影、周家的客棧收藏、胡家的血缘与考古等等，还为读者劈出一条文史互证的思路，无论是从不可靠叙述理论还是新历史主义的视角去揣摩，对往事的追忆之旅、具体的个人记忆、人物形象以及历史的自我解构，都指向其背后隐匿的虚妄与觉醒之间的博弈，并由此通向个人、集体乃至社会在后现代主义语境下的自我发现之路。

这条自我发现之路是世界性的。北上之旅何其艰难，在那条北上的船上，你会如何对待小波罗、对待沿途态度不一的其他者，从而又会如何认识那段历史和由其生发的深远影响。徐则臣《北上》给每个人提供了一个必须更加切实有效地去审视、反思和真正地唤醒它的契机。小说叙事曾几度由北往南、由运河折向铁路，我们看得见历史的多副面孔、听得见它遥远的声音，我们真正期待的是个体在历史进程中更深层次的自我解读和自我审视，文学置身于历史与现实之间，最终表达的是深切的人文关怀和忧患意识。

《北上》

作者：徐则臣  
出版社：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杜阳林本身就是一个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自川北贫瘠乡村而来，曾在川内新闻媒体任职，后来又一头扎进商海，自在游弋。但不管他持何种身份，他内在有一点是始终未曾改变的：那就是杜阳林对于文学的执着和热爱。所以，当我得知他呕心沥血，于时间的间隙中见缝插针，孜孜写就这本长篇小说《步步为营》时，我一点都不意外。

杜阳林称此书是一本“当代青年励志小说”，与时下流行的励志小说不同，《步步为营》要厚重得多，也真实得多，情节曲折，包罗万象，既有商场之诡谲多变，又有情场之爱恨恨恨；既能见官员于不慎失高位跌落，又能见市井泼皮手段之凌厉狠辣；既有高精尖的商业术语，又有关于工业、健康产业、制造业等方面的专业知识。公司老总、科研人员、工人、外商、白领、农民工、骗子……宛如一幅瑰丽画面，此书呈现出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晚期至二十一世纪初这段时间的“社会群像”，勾勒出改革开放剧烈变革的大潮中，人们鲜明生动、迥然有异的价值观取向。

此书人物众多，难得的是书中每个小配角都十分出彩，他们的思维逻辑、行为举止，都符合各自的性格特征，用通俗的话说，就是“接地气”。在我看来，“青年励志小说”并不好写，因为若作者对现实的把控度不够精准，一不小心就会天马行空地设计出不符合现实的情节，或者“为了励志而励志”，给主人公身上强加许多“戏份”，反而呈现出一种不真实的尴尬状态。杜阳林的小说写作为何会避开这些“雷区”呢？我想，也许，和他个人的经历息息相关，他曾是《华西都市报》的首席记者，多年的新闻媒体从业经历，使他养成了敏锐的新闻触觉，而对于文学的执着叩求与孜孜热爱，又使他始终保持着悲天悯人的大爱情怀。所以，看他笔下的人物十分过瘾，既有精准的“新闻感”，又具温度十足的“文学性”，他将二者天衣无缝地结合与呈现。

作者无疑也是个“杂家”，对于各行业知识都有所涉猎，写作时信手拈来，令人惊喜，读来颇有趣味。《步步为营》的主人公沈剑，算得上是“官二代”，但为了追求自我价值与心中梦想，他没有留在四川老家，留在父亲的羽翼保护下生活，而是选择了一条更为艰难、遍布荆棘的“向南方”之路。他曾身无分文、挨饿三天三夜，却没有向命运叫一声苦，在面对初恋女友陆萍的离弃背叛之后，他也曾万念俱灰，甚至心生绝望，但偶遇的“老乡”欧阳丹偶然在海边挽救绝望的沈剑，他已将欧阳丹刻在心里，再也难以抹去。这两个女孩，一个柔弱如蒲柳，一个坚强似玉石，但这又不是绝对的。作者在塑造陆萍这个人时，若“火候”过猛或“功力”稍欠，都会把陆萍塑造成一个拜金、软弱、朝秦暮楚的女人，但读罢全书，陆萍给我留下的印象是善良、懦弱、糊涂。她不敢跟谁、难解困惑，抛弃真心爱她的男友，迅速投入一个“港商”的怀抱，后来又被李文非利用，成为一枚可悲的棋子，她的每步行差踏错，都令人扼腕叹息。

陆萍和欧阳丹，就像一枚硬币的正反面，陆萍是沈剑的大学恋人，是他青葱岁月的“前任”，欧阳丹是沈剑如今志同道合灵魂相吸的伴侣，从欧阳丹偶然在海边挽救绝望的沈剑，他已将欧阳丹刻在心里，再也难以抹去。这两个女孩，一个柔弱如蒲柳，一个坚强似玉石，但这又不是绝对的。作者在塑造陆萍这个人时，若“火候”过猛或“功力”稍欠，都会把陆萍塑造成一个拜金、软弱、朝秦暮楚的女人，但读罢全书，陆萍给我留下的印象是善良、懦弱、糊涂。她不敢跟谁、难解困惑，抛弃真心爱她的男友，迅速投入一个“港商”的怀抱，后来又被李文非利用，成为一枚可悲的棋子，她的每步行差踏错，都令人扼腕叹息。

读者也能从小说的字里行间读出作者对陆萍这个人物的哀怜之处，陆萍不是一个平板的符号，一个象征着不贞洁不强大的失败者，她的命运选择、最终收场，都能看出作者的悲悯之心，无奈叹息。就像斯蒂芬·茨威格在《断头皇后》中所写的那样：她那时候还太年轻，不知道所有命运赠送的礼物，早已在暗中标好了价格。

而欧阳丹，这是一个具有现代意识的新女性，当她爱上一个人时，她十分勇敢，自然地表白，无惧于承认，在面对感情时，她自始至终都持有理智态度。她主动提出和陆萍“公平竞争”，即在心中爱意如乱麻，也可以控制情绪，不在沈剑面前流露了点失态之心。她也许代表了作者的一种“新女性观”——谁说女性一定要柔弱如藤蔓，将毕生追求缩小到爱情和婚姻上，才是无上美德呢？欧阳丹在精神层面上，始终是和沈剑并驾齐驱的，在事业上，她眼光敏锐、分析精准、执行给力，完全不逊色于男友。

这样的女性，坚强、独立、果敢，和柔弱娇媚的“传统女性”似乎有着天壤之别，但谁能说她不可爱呢？沈剑深爱她，更尊重她高洁的人格，他们的感情，建立在“平等”“懂得”的基础上，并不存在谁攀附谁、谁依傍谁之嫌，两颗强有力的灵魂互相吸引，彼此热爱，这代表了一种更为健康、持久而且现代的爱情观，就像舒婷在《致橡树》中所吟诵的那样：我必须是和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根，相握在地下/叶，相触在云里。

沈剑从一个饿得冒金星的失业打工仔，靠着自己的不懈努力，一步步走上了成功之途，如同破茧而出的蝴蝶，经历了多少苦痛与挣扎，多少等待和煎熬，他在变幻莫测的商海中终于把握住了自己的前途与命运，其励志热血，令人激赏。本书书写了在大时代大背景下，改革开放、时代转折，一代“天之骄子”离开校门后的奋力打拼故事，其动人心弦，其击节赞叹，无需我冗言以叙，相信你只要翻开此书第一页，便会被它深深吸引，爱不释卷的。

《步步为营》

作者：杜阳林



扫码上封面  
更多精彩书评



下载封面新闻APP  
浏览最新资讯